



海外企業為何看好香港發展前景

新聞背後

鄭曼晴

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日前舉行第五批重點企業簽約儀式，這次引進的18間企業，不但有排名全球十大的醫企，而且業務涵蓋人工智能、自動駕駛技術、微電子、跨境金融等前沿領域，尤為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企業有近四成來自海外，不但體現政府「搶人才」、「搶企業」政策的成效，也證明國際巨企紛紛看好香港發展前景。

引進辦成立3年以來，至今引進102間重點企業，料為香港帶來600億元投資，以及創造超過兩萬個職位。而隨著引進辦先後引進合共五批重點企業，也能看到海外投資者這些年來對香港態度的明顯轉變。

回望2023年，引進辦與第一批20間來自內地與海外的企業舉行簽約儀式，當時僅有4間是海外企業，而且大多數企業的業務性質也集中在生物科技和醫藥方面，儘

管當中也不乏業內知名巨企，但不諱言說，這或多或少反映了當時許多外界投資者對香港仍抱持觀望態度，而且本地對創科產業環境的建設也尚在起步階段，故吸引的投資範疇較為單一。

進一步向「全球樞紐」轉型

但短短兩年後，不論是香港自身的發展條件，還是外圍環境因素，都出現了巨大的變化。最新引進的第五批重點企業，有內地互聯網龍頭之一的小紅書、自動駕駛企業文遠知行，也有英國葛蘭素史克（GSK）、瑞士羅氏（Roche）及德國默克（Merck）等三家全球十大藥企，還有來自美國的文創企業阜博集團（Vobile）。這些企業的業務既包括AI語言模型、半導體、區塊鏈和Web 3，也有網絡平台、數字資產管理、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生產商等等，多元程度遠超以往。

GSK表示，正式落戶香港的原因，在於粵港澳大灣區不斷發展，香港作為連接內地與國際的橋樑，既可以幫助國際公司進入內地市場，也能協助內地公司拓展國際市場；羅氏則指出，其數個月前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完成了首個「首次人體臨床試驗」，證明了香港醫療團隊的專業能力，並會善用香港作為亞太樞紐的優勢，與內地緊密合作；瑞士的區塊鏈平台Polkadot亦表示，希望透過落戶香港將區塊鏈發揚光大，令更多人可以使用這種「去中心化」技術，更好管理數字資產。

從這些巨企高管的說話中，正正反映了香港如今最大的優勢所在。現在的香港已不僅僅是國際企業進入內地市場的「中國門戶」，更進一步向「全球樞紐」加速轉型。普通法制度，資金、人才、貨物和資訊自由流通，世界唯一一個擁有5間全球百大企業的城市，再加上連接粵港澳大灣

區、「一帶一路」倡議，北部都會區、國際調解院等重要平台陸續落成。對比其他地方單邊主義抬頭，提高外資和海外人才入場門檻，香港不但在制度法律上有穩健的基礎，還有樂觀的發展的前景，是以成為不少外企進行戰略擴展的首選之地。

多元構建創科產業重心

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視特區政府近年來在招商引才和大力推動創科發展方面的努力。例如官員多次外訪開拓東盟、中東等新興市場，今年5月還首次率領內地和香港企業商貿代表團訪問卡塔爾和科威特，進一步強化助力內地企業「走出去」的平台角色，為商界拓展商機，平衡投資組合，迴避地緣政治風險。在最新一份施政報告中，特區政府再宣布成立「出海專班」，整合投資推廣署、貿發局和香港駐內地辦事處外地辦事處，組成一站式平台為企業

「出海」制訂多元方案。

此外，以創科局為首的政府部門也會提供更多供產業落地的應用場景，如提速建設第三個「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下調「新型工業加速計劃」申請門檻、啟動「創科產業引導基金」等等，扶植龍頭或具引領性的創科企業在港發展，令香港的創科產業結構重心不再只圍繞醫藥或生物科技，成為吸引其他更多不同領域科技企業落戶的誘因。

猶記得不久前，美國國務院才發表所謂的「營商環境報告」，說香港營商環境如何不堪。比起這些政治報告中的蒼白文字，眾多海外企業「用腳投票」展現對香港的信心，無疑更具說服力，也算是間接擱了美國反華政客們一巴掌。香港沒有脆弱到會被幾句抹黑擊垮，相反，在世界大變局之下，香港的韌性和重要性越加突顯，有足夠的底氣應對任何挑戰。

兼具傳承創新 新立會煥發新活力

議論風生

吳志隆

隨着立法會換屆選舉提名期臨近，本港政壇將迎來一定範圍的「煥新」。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後，議會回歸專業理性，議會文化也有了根本性轉變，對議員工作自然也有了新要求。早前，梁君彥、馬逢國等資深議員宣布不再參選，料將鼓勵更多有能力有熱忱服務香港、操守和形象俱佳的政壇新秀加入立法會。這樣健康的新陳代謝，也符合大多數市民對議會的期待。

梁君彥、馬逢國等資深議員在香港多個關鍵時期都恪盡職守，如今主動退位讓賢，體現了「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這種高風亮節不僅是對香港未來的責任擔當，更是對愛國愛港的生動詮釋。他們為香港政治人才梯隊建設作出示範，讓愛國愛港事業得以薪火相傳。這種格局與境界令人敬佩，社會應予以充分尊重及肯定。

現時，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新階段。對立法會而言，工作重點早已發生根本性的轉變，聚焦於發展、改善民生、破解社會深層次矛盾成為了新的核心任務。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在全球競爭日益激烈的當下，亟需不斷鞏固提升自身的國際競爭力。這就涉及促進科技創新、產業升級，推動經濟向多元化、高端化發展。具體像金融科技領域如何為企業創造吸引人才與資本的「軟環境」等課題，都需要在立法會層面研議。

帶來新思路和新動能

因應新時勢，立法會自然要強化意識變應變求變，而議員組合的新陳代謝乃是換屆必然。資深議員的經驗傳承與年輕議員的創新思維相結合，既能保持制度的連續性，又能夠為議會注入新動能。如此良性循

環，可使立法會更好適應由治及興的新要求，在維護國家安全與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間取得更好平衡，整體上更符合特區與國家的發展需求。

若有現屆議員在任期結束後轉往其他方向，同樣可以服務香港，社會應當以平常心看待。議會吐故納新是為了凝聚更多符合新階段要求的新生力量，相信未來他們可帶來新思路和新動能，助力立法會更好地履職，為香港高質量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筆者近日在多個場合與不同群體談及將於12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各人普遍期待湧現更多年輕有活力、具備專業素養、真心服務市民的優秀人才。隨着香港面臨創科發展、青年向上流動、民生改善等新挑戰，議會需要更多熟悉現代治理、貼近社會脈動的新面孔。這不僅有助優化議會人員結構，更是提升其協助、監督政府施政等各項效能的必然要求。

社會其實無需過度關注個別人士的去留，而是應聚焦於如何選出最符合香港整體利益的立法會。理想的立法會應當兼具傳承與創新、穩健與活力。我們不妨思考一下：什麼樣的民意代表能夠帶領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行穩致遠？什麼樣的議會結構最能高效推動特區高質量發展？

立法會近年的轉變，證明「愛國者治港」確實有效提升治理效能，同時保障多元聲音。隨着年底選舉臨近，預料「如何延續議會高效協作」、「如何進一步回應民生訴求」將成為候選人的核心議題。選民亦將更關注參選者政策倡議水平和實際服務能力，而非政治口號或年齡問題。

陝西省政協委員、「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賴清德將台灣拖入兵兇戰危險境



台灣觀察

蘇虹

台灣地區領導人賴清德昨日發表「雙十」講話，再次散布「台獨」言論，妄稱要求大陸「停止扭曲聯大第2758號決議」，並修談「將致力維持現狀，守護台海和平穩定」。同時，竭力美化政績，甚至還把政府救災不力吹噓成「何等偉大」的「希望之光」，徹底暴露賴清德冥頑不化的「麻煩製造者」「危險製造者」「戰爭製造者」本性，也暴露其為一己私利執意將台灣拖入兵兇戰危險境。

賴清德在講話中，大吹特吹其「經濟成果」，甚至煞有介事講到早前發生的馬太鞍溪堰壅塞湖災情，稱「成千上萬，穿着雨鞋，拿起鏟子，不遠千里前去救援」的民眾，是讓花蓮受災鄉親「早日恢復正常生活」的「鏟子超人」。

9月23日下午，台灣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壅塞湖溢流，洪水沖入光復鄉市區。許多居民躲至二樓才逃過一劫，被困一夜。洪水退卻後當地一片狼藉，車輛被沖毀、堆疊，不少房屋受洪水衝毀居民損失嚴重，農田被厚厚的淤泥覆蓋無法耕種，商戶的貨物和裝備全毀。在缺乏政府的支援之下，只有依靠來自各地的熱心民眾拿着鏟子甚至徒手協助清淤。

賴政府置災民痛苦於不顧

截至10月8日，這次災害已造成19人死亡、5人失聯，另有逾150人受傷。對此，居民們氣憤不已：相關單位早就開會說要處理堰塞湖卻毫無結果，根本未採取行動，此次災難實為禍，要求當地部門進行賠償。

但讓人難以置信的是，賴清德在講話中「喪事喜辦」，不僅沒有檢討相關部門救災不力的問題，反而置當地災民的痛苦於不顧，將此標榜成「一道道希望之光」，是「何等偉大」，完全撇清了政府部門應負的責任。賴清德還聲稱

「每一位『鏟子超人』鏟出的，不只是厚重的淤泥……也是一道道希望之光，溫暖每一個人的心」——感到溫暖的大概只有賴清德，災民感受到的只有其政府不作為的「痛」和家破人亡的「心碎」。

其實，出現這種情況並不奇怪。賴清德上台以來，從來沒有把島內百姓的民生放在心上。比如，島內成立「數位發展部」3年多，但民眾期望之一的打詐未見成效，但知名商業服務平台用戶個資外洩事件不斷，前段時間甚至發生600萬用戶ID、門號、身份證照片、銀行資料等數據外洩事件，民眾為此擔憂不已，但賴清德卻在講話中吹噓所謂「亮眼的經濟成果」「締造的輝煌紀錄」，如此種種，可謂是恬不知恥。

搶險救災、民生保障缺人、缺錢、缺物資，但賴清德給美國送錢卻毫不手軟。眾所周知，大陸對台軍事實力是壓倒性的，根本就不在一個層面、一個維度。但賴清德依然推進「以武謀獨」「以武拒統」，宣稱今年底將提出國防特別預算，明年度將超過GDP 3%，並且在2030年前，達到GDP 5%。而卡托研究所分析報告顯示，目前台灣累積軍售延宕規模約215.4億美元（約新台幣6572億元）。其實明眼人都知道，增加軍費無非是繼續上演「凱子軍購」，向美國主子表明島內「錢多人傻」，別無他效。

賴清德也不愧為「務實台獨工作者」，張口閉口都忘不了「台獨」。在昨天的講話中，顛倒黑白、混淆視聽，繼續翻炒「民主對抗威權」謊言、兜售「台獨」分裂謬論，扯什麼台灣為「小小多山的國家」，妄稱要求大陸「停止扭曲聯大第2758號決議」，再次為兩岸和平發展蒙上陰影。

台灣身份不存在模糊空間

其實，《開羅宣言》等文件早就從國際法層面上明確了台灣歸屬，而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內容更是清

晰無誤，從國際組織實踐和政治層面一錘定音，明確界定台灣的唯一身份是「中國台灣省」，不存在模糊或歪曲的空間。

第2758號決議還從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徹底解決全中國代表權問題。1949年10月1日以後，「中華民國」已完全無權代表中國行使國家主權，無權繼續在聯合國代表中國，正因為如此，1971年的聯大第2758號決議沒有使用「中華民國政府代表」的提法，更沒有使用「驅逐台灣當局的代表」的提法。它明確無誤地表明，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只有一個，不存在「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當時美國企圖推動的「雙重代表權」提案，因遭到國際社會普遍反對而失敗，從反面印證了一個中國原則的不可挑戰性。

賴清德誣稱大陸「扭曲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其實真正扭曲聯大決議的正是賴清德本人。聯大第2758號決議具有廣泛而權威的法律效力，為聯合國系統及機構妥善處理台灣問題提供了權威依據。為恪守第2758號決議，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在正式文件和實踐中，對台灣的稱謂就是「中國台灣省」（Taiwan, Province of China）。聯合國秘書處法律事務辦公室的官方法律意見明確指出：「台灣作為中國的一個省沒有獨立地位。」賴清德自以為有外部勢力撐腰，便與全世界死磕，完全是自討沒趣。

正如外交部發言人指出，當前，台海和平穩定最大的威脅是「台獨」分裂活動和外部干涉行徑。賴清德當局妄圖編造種種謊言推進「以武謀獨」「以武拒統」，只會將台灣拖入兵兇戰危的險境。任何試圖篡改歷史事實、挑戰聯大第2758號決議的行徑，不僅是在挑戰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也是在挑戰聯合國權威，挑戰二戰後國際秩序，公然開歷史倒車，十分荒謬，也十分危險。

上海大學特聘教授

特朗普對和平獎的偏執是一場鬧劇

國際關係

靖偉

當地時間10月10日，2025年諾貝爾和平獎揭曉，得獎者並不是美國總統特朗普。

這意味着，對諾貝爾和平獎充滿執念的特朗普失算了。諾貝爾和平獎公布前夕，特朗普還在強調，他若未能因所謂「解決七場戰爭」而獲獎，將是「對美國的侮辱」。面對偏執求獎的特朗普，挪威諾貝爾委員會表現得很倔強，公布前明確表態不會受特朗普的影響，獎項揭曉更是對特朗普「打臉」。有趣的是，當特朗普和諾貝爾和平獎「無緣」，他沒有立即跳出來，而是白宮發言人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聲明：「特朗普總統將繼續在全球範圍內促成和平協議，結束戰爭，拯救生命。」「諾貝爾委員會證明了他們將政治置於和平之上。」

被「打臉」的特朗普也許會尋找時機報復。須知，特朗普之所以執著於諾貝爾和平獎，首先基於其嘩眾取寵的個性，或者說是其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義，所以不會忍受諾貝爾委員會的「鳥氣」。其次

是特朗普特別自大，尤其是習慣和民主黨總統攀比，拜登已經成為其手下敗將，但前總統奧巴馬曾獲2009年和平獎成為了特朗普的心病，因此需要拿到這個獎壓倒奧巴馬。

此外，特朗普一直強調其「在幾個月內內化七場戰爭」的和平政績，所以將諾貝爾和平獎視為世界對他外交成就的肯定，更是對其執政合法性的認證。諾貝爾和平獎和特朗普無緣，特朗普自然意難平。

挪威當局如臨大敵

如果特朗普報復，諾貝爾委員會也許會繼續硬剛特朗普。特朗普的報復不僅會提升委員會的「獨立性」，也會給充滿爭議的和平獎鍍金。因此，面對倔強的諾貝爾委員會和超脫的獲獎者，偏執的特朗普已經陷入說不得也動不得的尷尬中。

但挪威當局卻如臨大敵。他們擔心特朗普惱羞成怒之下對挪威加徵關稅、勒令提高軍費，甚至將挪威列為「敵國」。這並非挪威的危言聳聽，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習慣將國際關係簡化為赤裸裸的交易，

若然不符合特朗普的「交易藝術」，那就強力壓制，例如加徵關稅、對北約成員國的安保詭詐、對格陵蘭島的領土訴求、公然暗示將「吞併」加拿大……從丹麥到歐盟，從加拿大到日韓，大都屈服於特朗普的威懾。在此情勢下，挪威自然很擔心特朗普動用包括關稅在內的報復手段。

更諷刺的是，相比特朗普對諾貝爾委員會的憤怒，挪威政府也許更「糟心」。諾貝爾委員會開罪特朗普，收割名聲的是委員會，承擔後果的則是挪威政府。關鍵是，挪威政府還必須為諾貝爾委員會的「獨立性」背書。因此，挪威政府的煎熬和尷尬，較之特朗普更甚。這也說明，從諾貝爾委員會到和平獎，不僅給西方政府戴上了政治正確的緊箍咒，也用道德綁架教訓西方政客。

眾所周知，諾貝爾和平獎的評選過程並不客觀公允。該獎項長期受到西方意識形態的影響，帶有明顯的地緣政治傾向。回顧歷史，奧巴馬在上任不足一年時便獲此殊榮，當時被廣泛解讀為歐洲對美國重返多邊主義的期待，而非基於具體成就。

這一決定後來引發巨大爭議，連帶也讓該獎項的權威性遭受質疑。正因如此，特朗普對獎項的執念，某種程度上正是源於這場「意難平」。他認為自己做出了比奧巴馬更多的外交突破，奧巴馬能獲獎，自己為何得不到認可？

特朗普的偏執其實也折射了諾貝爾和平獎的尷尬，即該獎項寧願頒給歐美建制派「白左」，也不給予特朗普這樣的右翼「單邊主義」政客。就此而言，諾貝爾和平獎的確不公平——即堅持西方政治正確，又將西方自由主義奉為圭臬。特朗普偏執追求諾貝爾和平獎，反而暴露了西方自由主義秩序自我矛盾的硬傷。

不能固守西方意識形態

更諷刺的是，特朗普曾在2018年、2019年和2020年三次被挪威議員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主要理由包括推動朝美首腦會談等。然而，這些提名均由個別政治人物提出，且多具象徵或諷刺意味。提名不等於候選資格的實際競爭力，更不代表評委會支持。如前所說，特朗普對諾貝爾

爾和平獎異常偏執，諾貝爾委員會不願放棄自由主義的原則——這何嘗不是西方意識形態的倨傲與偏強？當特朗普的偏執遇到諾貝爾委員會的倔強，恰恰折射了西方極端保守主義和「白左」自由主義的衝突與矛盾。前者的蠻橫與後者的虛偽，構成了現代西方政治版圖的尷尬圖景，成為國際社會的笑話。

特朗普對諾貝爾和平獎的偏執追逐，既非出於對國際道義的真誠認同，也不是基於扎實的和平貢獻，而是一場以自我為中心的政治鬧劇。他所講的「和平政績」被嚴重誇大，其行為邏輯與真正的推動和平南轅北轍。即便他最終獲獎，也不會增強其合法性，反而會暴露出獎項本身的尷尬困境。諾貝爾委員會的倔強，看似該機構的公平公正和獨立性，但實際上卻是西方自由主義對保守主義的鬥爭。

就此而言，諾貝爾和平獎不應成為政治強人虛榮的冠冕，也不能固守西方意識形態那一套，應成為一面明亮的鏡子，映照出真正為世界和平努力的人。

國際關係學者